



L 生命之树常青
Life is an evergreen tree

申再望 著

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美术出版社

生命之树常青

Life Is An Evergreen Tree

申再望 著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命之树长青 / 申再望著. — 成都: 四川美术出版社,
2008.2

ISBN 978-7-5410-3528-9

I. 生… II. 申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1042 号

生命之树常青

Life Is An Evergreen Tree

申再望 著

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责任编辑 | 李向群 |
| 装帧设计 | 四川新设计·锐格艺术 |
| 责任校对 | 左大成 |
| 出版发行 | 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美术出版社 (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) |
| 邮政编码 | 610031 |
| 印 刷 | 成都金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|
| 成品尺寸 | 210mm×148mm |
| 印 张 | 11.5 |
| 版 次 |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|
| 印 次 |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410-3528-9 |
| 定 价 | 38.00 元 |

■ 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:(028)87734391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联系调换

工厂电话:(028)85912986 地址:成都市琉璃江家堰

目录 Contents

名人篇(1983-2006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瑞典国王成都行 | 6 |
| 老布什在四川的九小时 | 10 |
| 杜地阳的诗意手笔 | 15 |
| 铁凯歌的天府梦 | 21 |
| 韩素音印象 | 27 |
| 推开春天之门 | 31 |
| 如水的眷恋 | 38 |
| 书香与倩影共存 | 45 |
| 两本沉甸甸的书——拜访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 | 51 |
| 世纪风雨文幼章 | 54 |

友人篇(1990-2005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司昆仑与成都的缘分 | 58 |
| 马克镜头下的中国 | 64 |
| 我家来了日本客 | 70 |
| 在中国圆梦 | 73 |
| 安居蓉城的英格 | 77 |
| 他来自缅甸 | 82 |
| 澳门神父的神州情怀 | 85 |
| 痴友罗南 | 91 |

以色列篇(1998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哭墙行 | 107 |
| 寻访基督的足迹 | 116 |
| 1. 欢乐的伯利恒 | 116 |
| 2. 从锡安山到客西马尼花园 | 120 |
| 3. 从苦路到圣墓 | 123 |
| 4. 橄榄山随想 | 127 |

拉美篇(1999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暮色中的阿连德 | 129 |
| 聂鲁达与诗的国度 | 134 |
| 阳光,宝石,桑巴舞——巴西纪行 | 143 |
| 徜徉在探戈的故乡 | 161 |

瑞士篇(1985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温馨的伯尔尼 | 168 |
| 古堡轶事 | 175 |
| 漫步卢塞恩 | 178 |
| 汉斯·埃尼博物馆剪影 | 181 |
| 瑞士交通博物馆撷英 | 184 |
| 日内瓦揽胜 | 187 |
| 雪天登山记 | 191 |

澳洲篇(1990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微笑在悉尼 | 195 |
| “海上琼阁”歌剧院 | 197 |
| 达令港,逍遥津 | 199 |
| 登陆岩访古 | 205 |
| 墨尔本掠影 | 207 |
| 澳洲行三则 | 213 |
| 失踪的部落——澳大利亚雨林探秘 | 218 |
| 淘金地巴拉纳特 | 221 |
| 羊背上的国家 | 225 |
| 莘莘学子的伊甸园 | 230 |
| 蒙纳西大学见闻 | 235 |
| 探访墨尔本大学 | 240 |
| 漂泊的橄榄——记澳洲的中国学子 | 243 |
| 如此采访——彝家人在澳洲 | 251 |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归去来兮 | 255 |
|------------|-----|

亚欧篇(1988—1998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蒙古草原上的风 | 258 |
| 莫斯科速写 | 262 |
| 米兰奇遇 | 266 |
| 生命之树常青——马克思墓前的缅怀 | 270 |

香江篇(1996—1997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维多利亚公园的“红色恐怖” | 276 |
| 在银色月光下 | 278 |
| 浮生若梦孤星泪 | 281 |
| 舞在香港 | 284 |
| 久违了的国际歌 | 289 |
| 这里是深情的土地 | 292 |
| 两千万一只碗——苏富比、佳士得春季拍卖会 | 297 |
| 沙漠中典雅的激情 | 303 |
| 居港闲笔 | 308 |
| 教人如何不怕它 | 313 |
| 走进港人读书世界 | 317 |
| 行路上北京 | 321 |
| 今日香江谁领风骚 | 324 |
| 清风满袖,潇洒人生——记范徐丽泰 | 327 |
| 名扬世界的收藏家徐展堂 | 332 |
| “法国五月”风靡香港 | 336 |
| 在风起云涌的海面上 | 341 |
| 美国航母参观记 | 344 |
| 英方撤离纪事 | 348 |
| 无可奈何花落去——为末代港督彭定康写照 | 355 |
| 跑马地今昔 | 364 |

瑞典国王成都行

1981年9月，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·古斯塔夫和王后希尔维亚首次访华。行前讨论路线时，国王的汉学教师——马悦然力荐四川，国王欣然同意。

四川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待欧洲国王，上上下下极为重视。国王抵达之前，其宫廷主管专程来成都打前站。按外交部计划，四川准备了数个参观点，请宫廷主管先看一遍，再商定国王的参观路线。可是宫廷主管一下飞机便宣布，除了青城山，其它地方不用看了，因为国王指名要去青城山。

那时的青城山，名气远没有如今这样大，就像一位藏在深山的闺秀，几乎不为外国人所知。当时索道尚未修建，游人登山，全靠足力。我陪着宫廷主管来到乡风甚浓的青城山，但见沿途有不



瑞典国王和王后访问青城山

少茅屋和庄稼地，叫卖土产的小商小贩甚多，还有抬滑竿的人在等候。我问宫廷主管，国王要不要坐滑竿上山，他皱眉摇头连说：“No”。看样子他深知国王的习惯，一个喜欢开法拉利飙风的皇上，绝不会让人抬着上路。

时值八月，我们头顶烈日，拾级而上，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，几个钟头过去，终于看完天师洞和上清宫。下山时我问宫廷主管，既然爬山这么累，是不是请国王换个地方参观。他惊讶地说：“那怎么行？这可是国王多年的夙愿呢！”

原来瑞典国王一家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非常喜爱，也颇有研究。国王的祖父曾收藏了许多中国文物，这些稀世珍藏作为宫廷博物馆的瑰宝对公众展出后，令国人倾倒。国王的老师马悦然教授汉学造诣颇深，曾经翻译过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，对青城山的道教文化也颇有研究，受其影响，国王和王后对成都的青城山慕名已久，既来之，焉有不看之理？我们接下来的工作，就是怎样安排周详，让国王伉俪看得满意，一路开心。

和当地官员接谈之后，关于接待国王的一道道指令迅速下达，山村小学的红领巾们紧急动员起来打扫沿途卫生，清理乱扔的垃圾；小商小贩被打发回家休息，还青城山一个清静；道观里的厕所是蹲式，这可是个大难题，由于没有特别经费加以改造，只能冲洗干净，凑合一下。初步解决了“脏乱差”，青城山呈现出天然本色，清幽宜人。

国王和王后比我想象的年轻，尤其是王后，不仅美丽优雅，而且和蔼可亲。据说她本是德国一位职业外交官，国王访问德国时，由她担任翻译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喜结良缘。王后聪明博学，待人友善，在瑞典深受民众爱戴。我所接触的瑞典人，说到王后无不交口称赞。

国王伉俪来成都后，一直由四川省长鲁大东陪同。上青城山那天，天空晴朗，国王兴致甚高，健步如飞，不一会儿，就把王后和鲁省长远远抛在后面。到了天师洞，他先把这座充满神秘意象的道观里里外外看了个遍儿，活了两千岁的银杏树，张天师隐修

的崖洞，神剑劈开的巨石，无不令他惊讶。对于院落里石栏杆上的一组雕塑，他看得格外仔细。这组难得一见的雕塑，表现了中国古代道家对阴阳之学的诠释。

国王和王后在道观内坐下，细细品饮了青城山茶，还尝了一点道家乳酒，沐浴着徐徐山风，聆听马悦然以“摆龙门阵”的方式，介绍青城山的故事传说，国王和王后对于道教崇尚自然、天人合一的观点，颇有好感。

马悦然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四川话更是地道。20世纪40年代，他到四川考察研究方言，爱上了一位成都闺秀陈宁祖，后来结为夫妻，由此和巴山蜀水结下缘分，称四川为“第二故乡”，有说不完的乡愁。

这位对“辣惨了的担担面”着迷的瑞典人，不仅对四川方言的声腔有独到的研究，对中国的古诗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他在自己的随笔集《另一种乡愁》里写到：“中国伟大的诗人好像成了我的好朋友。我书房里藏的诗集特别多。虽然空间和时间的距离不允许我随时去找他们，但是我可以请他们到我家里来：我愿意跟李白摆龙门阵，或者跟稼轩居士干一杯酒，我可以到书房去找他们。”倘若说中国传统的文化须要身临其境才能意会，青城山所蕴含的诗意，无疑更深深打动了异国游子的心。

其实马悦然还向国王谈到过峨眉山和三峡，只是由于时间所限，国王不能一一亲历。于是，我们安排晚间放映一部电影“四川奇趣录”，让国王和王后更多地了解四川的名山大川和文化经典。这部电影是香港长城影业公司和成都峨嵋电影制片厂合拍的，没有英文字幕，事前由我把中文台本译成英文，影片放映时通过麦克风配上英语解说。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，因为中文里一个成语，变成英文就是一句，加上这部片子的解说词文辞考究，典故甚多，还很幽默，很难通过英语表达其神韵，国王来访前，我花了差不多一周时间翻译台本。放映电影的小礼堂没有专门的翻译工作间，我只能通过手电筒的微弱亮光看稿，一个半小时的传译，我紧张得满头大汗，总算没有出差错。看完电影，国王

和王后带头鼓掌，非常满意。宫廷主管高兴地对我说：“解说和画面结合得很好，简直妙极了。”

当天晚上，成都画家张采芹来到金牛宾馆平房，向国王和王后赠送了一幅花鸟画。这也是通过马悦然介绍引见的，当时我们还不太了解张采芹先生的名气和艺术造诣，多方询问才知道他住在华西坝。

王后欣赏了国画之后，提出要到街上去买画。这又是一道难题，当时的成都还没有开设专门的画廊或者艺术品市场，再说到大街上去买画，很可能会引起围观。于是我们建议，把四川著名画家的作品调集一批到金牛宾馆展出，让王后挑选。经过紧张的工作，这批画在平房的北厅挂出来，有苏葆祯的葡萄、吕林的熊猫、岑学恭的三峡、赵蕴玉的仕女等。王后满怀兴致一一欣赏，还不时询问作品的立意和艺术特点。王后本来中意其中几幅画，可是请国王过目之后，他不太满意，最后便没有购买。尽管如此，王后对我们一再表示谢意，说这个小小的展览是一个绮丽的艺术世界，让她目不暇接，大开眼界。由此可见，王后对国王的意见是非常尊重的，在国际场合，这十分重要，也很得体。

国王离开成都前，吩咐宫廷主管向参与接待的中方人员赠送礼品，我收到的礼物是一套包装精美的瑞典火柴。这套火柴共有十几盒，招贴画全是瑞典王宫珍藏的中国古董。瑞典火柴闻名世界，这套火柴又是王宫特制，呈现的是东方遗珍，令人倍感亲切。按照国家的规定，我第二天就把礼品交公了。回想起来，还是有点遗憾，因为我自小就收集火花，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荡然无存，从未想到有一天会得到来自瑞典王宫的火柴，却只有收藏一夜的缘分。这些火柴最终落入谁手，不得而知。

2002年，我有机会到瑞典访问，步入金碧辉煌的王宫，感受皇家的高贵与豪华，王宫里的中国古董，更让人眼睛一亮。在礼品部，我意外发现王宫特制的瑞典火柴，画面是国王和王后的合影照，价格不菲，一小盒相当于人民币上百元。我联想到20多年前国王和王后赠送的礼物，心中漾起不胜惋惜的涟漪。

老布什在四川的九小时

1985年10月，美国副总统布什访问成都，那时他还不是总统，人们也不叫他老布什。

虽然来的是副总统，一切都要按总统的规格来安排。美国是超级大国，对礼仪规格讲究得要命，要求既多又高，别出心裁。笔者作为省外办的礼宾处负责人，参与了接待工作的全过程。处在礼宾接待第一线，我深感压力大，担子重，难应付。

几个月前，美国方面就派人来打前站，从华盛顿来的人，加上驻华使馆来的人，一个比一个傲慢，说话就像下命令，口气非常大，横挑鼻子竖挑眼，叫人无所适从。我方外交部来的人，虽然一再强调要独立自主，以我为主，坚持对等协商，有理、有利、有节，但是我们请示来请示去，想要坚持的都没法坚持，谈也没法谈，到后来，老美提什么，就答应什么，反正一句话，全盘接受。

比如，老美要在双流机场停机坪建立卫星通讯接收站，我方本来不同意，扯了很久的皮，最后还是让了步。又比如，老美提出要使用美国带来的总统防弹车，我方也不同意，僵持多日，还是同意了。再比如，老美不准中方的警卫人员接近副总统，谈判了很多次，我方还是让了步，同意由副总统的保镖负责贴身防卫。

副总统出行果然很威风，专机飞来两架。白宫来的警卫一个个牛气十足，目中无人，我方人员稍不留神，就遭对方的推



布什副总统和夫人抵达成都

揉。老美特工个头高，力气大，动作快，挨他一肘子，痛好半天。后来大家都学聪明了，见到老美警卫就站远点，免得挨“整”，划不着。

布什来成都，行色匆匆。早上专机抵达，上午主持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开馆仪式，中午省政府宴请，下午到四川大学演讲，然后离开去桂林。尽管如此，成都的国宾馆金牛宾馆还是全力以赴，做好各项准备。因为布什要来赴宴，午宴之后还要午休。

为了接待布什，金牛宾馆条件最好的“平房”首开纪录，布置了中西两种风格的套房，供美方挑选。西式套房，就是毛泽东主席住过的房间，也是西哈努克、金日成、蒙博托、瑞典国王等外国元首曾经下榻的房间，采用西式家具和陈设。中式套房，则是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，采用传统的中式家具和摆设。据说这些家具都是清代年间制作的，有些来自宫廷，每一件都是文物古董，采用名贵木材，由能工巧匠精雕细刻打造而成，不仅造型典雅大气，具有皇家气派，而且保存完好，漆色亮丽。

我一看见这套家具，就暗想老美肯定喜欢。果不其然，那

些打前站的美国官员们，个个不吭声了，面对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绚烂文化，他们怔住了，也服气了。只见他们放下高傲矜持的派头，竟纷纷在房间里拍起照来，合影留念。美国建国只有两百多年，老美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这样的宝物啊。

老布什夫妇来到平房，也立马进了中式套房。他们对房中的家具赞不绝口，说是一个意外惊喜，没有想到在成都，会享受到紫禁城的待遇。布什 20 世纪 70 年代曾在北京常驻，是美国联络处第一任主任。那时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转悠，对东方文明充满新鲜感。也许他不曾想到，有一天他会住进成都的国宾馆，在“龙床”上打个盹。

细观这座床，结构宏大，气势不凡，其造型像一艘画舫，床前有踏脚的阶梯和放置细软的屉柜，床上方是细密浮雕加珠玉镶嵌的门楣与华盖，床的四周则围以镂空雕花的护栏和花窗，既精美又别致，实属罕见的艺术品。据金牛宾馆介绍，这些清代家具总共有上百件，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一次偶然的从民间渠道收购的，由于观念保守，这些家具曾长期封存在库房，没敢使用。直到 80 年代中期，对外交往多了，又到北京参观了钓鱼台国宾馆的贵宾楼，才意识到中国古典家具是无价之宝，用来接待外宾，效果奇佳。

午宴在金牛宾馆东楼的大宴会厅举行，由常务副省长顾金池主持。我在主桌入座，右边是外交部美大司的副司长朱启桢，左边是美国助理国务卿。宴会开始前双方致词，布什在祝酒中说，1977 年我和夫人来这里访问，这里的一切曾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。近几年来，四川成为全国瞩目的地区，因为这里的农村改革给农业带来一派生机。我们美国相信中国的改革，相信中国的未来，我们愿同中国人民作朋友，并肩前进。

布什入座以后，环顾四周，抬头仰望，忽然问顾金池，大厅里那幅巨大的国画，画的是什么地方，画家是谁。顾金池一愣，他没注意到大厅里挂出来这么大一幅画，事前也没问过后是谁画的。我刚好坐在他们的对面，顾金池给我递眼色，我就用

英语直接回答说，画的是四川的山水名胜，四川有很多风景秀丽的地方，峨眉山，剑门关，长江三峡，说到这里，布什笑了，对顾金池讲：“我去过三峡，印象非常深刻。”但是关于画家的名字，我却没有答上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上来一道热菜，布什又提问了：这道菜叫什么名字？那时候，餐厅的服务还没有规范化，服务员上菜不报菜名，我们也没有在桌上摆放菜单。顾金池又递给我一个眼色，我赶紧回答说：这是气锅鸡，最早是从云南传过来的，陶罐里的鸡肉是靠水蒸汽蒸熟的，所以味道很鲜美。布什听后点点头，说这道菜以前没见过，烹调方法很特别，味道一定不错。我听说，布什夫妇特别喜欢中国菜，在首都华盛顿他们的住所附近，有一家中国餐馆，布什一家人经常光顾，最喜欢的菜是北京烤鸭。

宴会结束后，顾金池对我说，今后金牛宾馆和省外办的工作要改进，大厅和房间里挂了什么画，摆放了什么工艺品，餐厅里准备上什么菜，播放什么音乐，都要明白清楚，及时告诉领导。

布什在四川大学演讲，是应美方要求安排的，演讲会在川大的礼堂举行，听讲的教师和学生都经过严格挑选，以确保总统演讲和听众提问时不会出现意外。虽然如此，我们还是心情格外紧张，因为当时大学是敏感地方，有发生学潮的可能。

布什在演讲中，首先赞扬四川大学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，从建校初期就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，而且是正在推进美中关系重要领域的一个舞台。他说：“就美中关系而言，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。今天，这种关系已具有持续性，一贯性，稳定性，而且是强有力的。”按他们的老习惯，布什把美国的价值观大大宣扬了一番，强调自由、民主的至高无上，当然他也引用了几句东方古代格言，以示风雅。这篇讲话，美方事先就交给我一份，我觉得他的讲话总的来说还是积极的，没有离题发挥，让中方难堪。

讲演结束后，大队人马直奔机场，我坐在一号警车，最早

抵达。虽然只是几小时的访问，我们却辛辛苦苦准备了几个月，不知熬了多少个夜晚。大概布什也知道这些，在他离开机场贵宾厅走下阶梯之前，特意走到中方工作人员面前，挥手致谢。尽管只是短短几秒钟，还是令人感动，毕竟这是一种友好的表示。

1977年9月末，布什曾以私人名义访华，首次来到四川。那时他的儿子尚未从政，也就没有老、小布什之称谓。由于他刚从中央情报局局长卸任，身份特殊，那次来访由中国外交学会派人陪同。布什来川，主要为了路过成都去拉萨，然后经重庆游三峡，因此他在成都只住了一宿。

也许此行的兴奋点在西藏，布什对成都的印象不太深。但三峡之行却非同寻常，布什夫妇感到非常愉悦，白天欣赏峡江风光，听中方陪同人吟诵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诗句，讲述“白帝城托孤”的故事，很是开心。夜晚游船上举行联欢会，布什夫妇不拘一格，欣然登台，演唱了一首旋律优美柔和的家乡民歌，随行的美国人跟着合唱、鼓掌，气氛很热烈。布什夫人把这首歌的英文歌词抄写给中方陪同人员，当场教唱。离别时，布什感慨地说：“中国的名山大川让人流连忘返，更难得的是，我在这里找到了人间真情。等你们到了美国，我们要以真情回报你们。”

8年之后，布什果真把陪同他游长江的5位中国外交官和美方随行人请到华盛顿的官邸做客，并趣称说，咱们是“长江帮”。由此可见布什是一位重感情的人，四川还真是个让人结交朋友的地方。

至于布什很看重的中国古董家具，90年代挪了地方，被成都收藏家樊建川全部买下。樊先生在成都大邑县大兴土木，修建建川博物馆聚落，其中一个古典家具馆，展示了这批珍贵的文物家私。爱好古董的人们，今后又有一个怀旧和鉴赏艺术品的去处。



法国建筑大师杜地阳

杜地阳的诗意手笔

杜地阳 (Jean-Marie Duthilleul) 是世界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，据说他很喜欢自己的中文名字，因为涵盖了树木，大地，太阳，这几乎是他所有的欣悦。

杜地阳的笑容十分优雅，他的眼神会闪过一丝迷蒙，嘴角则流露轻微的快意，也许是赞赏，也许是陶醉，予人一种纯净的回味。

他的衣着很有品味。在阴冷的寒冬，那浅驼色的大衣领口，会露出一截樱红的毛围巾，令人眼前一亮。而在酷热的盛夏，那一袭海灰色的西装，带给人丝丝清凉。

他是一位哲学家，仅用短短几个词汇，就能组构一则箴言。他是一位诗人，在他的笔下，每一幅作品都是一首牧歌，一支天籁。

虽然我不懂法语，可是我留意到他讲话的神态和手势，就像一位音乐指挥，他舞动的手指如飞鸟一样滑翔，听众的眼睛上下追随，像鱼儿一样游移。

这就是大师，他的美学是独特的，美感是独有的，美的作品是独创的。

杜地阳出生在一个建筑世家，他的家安在设计工作室，这个内心不安分的男孩，从小就受到父亲的教诲，环境的熏陶。经历了法国高等学府严谨的专业学习和训练，他拿到了建筑

师、工程师、艺术学三个文凭，加盟法国铁路公司，亲手创办了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公司（AREP）。

20世纪后半叶，随着欧洲高速公路的网络化和航空线路的公交化，人们开始把铁路运输称为夕阳产业，不屑一顾。可是杜地阳却有不同见解。汽车对大气的污染日趋严重，城市道路的壅塞成为难以化解的都市病，航空业受到油价飞涨的制约和恶性的低价竞争，相比之下，直达欧洲各城市中心的铁路、特别是令人惊叹的高速铁路，渐显无可替代的优势。在旧城改造和都市发展的浪潮中，AREP公司迎来了又一个春天。时势造英雄，把真知灼见、才华横溢的杜地阳，推向了事业的巅峰。

在法国，杜地阳主持的建筑工程和设计的作品可谓家喻户晓，扩建卢浮宫，规划拉德方斯的新凯旋门，巴士底歌剧院，巴黎圣母院内部维修和改建设计，马赛新火车站，里尔开发区，个个都是妙不可言的构想。尤其是他变平庸为高雅、化陈腐为神奇的设计理念，受到举世瞩目。他开始走出法国，把他的阳光洒向意大利都灵，瑞士洛桑，比利时布鲁塞尔，希腊雅典，美国旧金山，摩洛哥卡萨布兰卡，卡塔尔多哈，印度孟买，越南胡志明市，韩国首尔，日本东京……，当然，还有中国。

杜地阳的乡居有一片园林，水塘边栽种了竹子，隐隐透出一种东方园林的意境。少年时代的杜地阳，对中国山水画着迷，尤其是金碧山水画中那些细密描绘的亭台楼阁，在他眼中是绮丽而神秘的文化符号。大学时代，杜地阳认识了一位汉学家拉赫·克劳德，受其影响，他研读了老子和庄子的哲学著作，能背诵《道德经》中的名句。他还学了三年中文，通过图形来理解汉字的含义。杜地阳十分欣赏中国当代园林学者陈从周的作品，从中感受苏州园林那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画意。杜地阳还喜欢中国的美食，他认为，世界上唯有法国和中国的烹饪，